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毛公案 第六回 毛公立判凌遲罪 闔家相聚喜團圓

得失榮枯總在天，強求悉是枉徒然。
眼底青春人已老，鏡中白髮自相憐。
聊將前代興亡事，野史編成作笑談。

空懷志氣三千丈，虛度光陰五十年。

話表禁卒王彪一路思想，走進監中，來至毛公之牢房，向公低聲將州官的主意與自己的心事說了一遍，口呼：「相公，我走後，你的性命只在早晚，有死無生。你死在陰曹地府，休怨我王彪。」毛公說：「王禁卒，你若真心憐恤我，我難滿出獄，定然重重酬勞你；如若被害，我也不怨你。」王禁卒說：「我充此差，從不拷打囚犯，作那傷天害理之事。」毛公聞言，暗想：「此人心懷大義，有事可托。」遂向王彪說道：「多承禁公美意，泄機與我；但只一件，縱然你不肯害我，大略知州也不肯善自歇心，將來我難逃此禍。我有一件事與你商議，我有一門寒親，現今在朝為官，我欲寫書信一封，交與你送到京城，舍親聞知，必定前來救我。」王彪聞言，口呼：「相公，你既有這門高親，何愁難泄此仇恨？我情願走一趟。」遂將筆硯紙墨取來，王彪研墨，毛公提筆，不移時將信寫完，疊折封固，遞與禁卒王彪，口呼：「禁公，你代勞辛苦一趟，將信送至京城吏部尚書黃景隆府中。我官司一完，必有重謝。」王彪接信揣在懷內，向眾伙伴說：「眾位兄弟們，多替我代勞。我家中有事，得十天八天的工夫，方可進監辦事。」眾人說：「無妨。」王彪出了南牢，逕赴京城的大路而去。

夜宿曉行，行了二日，就進了京城，心中忖度：「不曉黃吏部住於何處？」正然躊躇，見迎面來了一位六旬內外的老者。

王彪迎上去，把手一拱，口呼：「老翁，小可借問一聲，吏部尚書黃老爺的私宅在於何處？」老者見問止步，抬頭把王彪打量了打量，說：「朋友，我看你不是本京人，你問黃老爺府有何事？」王彪口呼：「長者，我是良鄉人，上黃老爺府投信，望乞指引。」老者說：「今日你來得不湊巧，小老兒的兩個兒子都是黃老爺門下廚師，今朝是八月初四日，乃是黃老爺的壽誕，闔朝文武大小官員俱在吏部府會席，任憑有什麼緊事，門上不敢傳報。你若投信，除非明日方可投遞。你順著我的手看，那街西掛宮燈的大門，就是黃老爺私第。」言罷，一拱手徜徉而去。

王彪聞言，心想：「老者之言實是，只可今日暫且尋店住下，等候明日黃吏部下降早朝，再去下書也不遲晚。」主意一定，遂尋店住下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吏部黃老爺壽誕，應酬闔朝文武，整忙了一日，至更闌方散壽誕。次日五鼓上朝，嘉靖皇爺駕坐九五，滿朝文武百官朝王參駕已畢，文東武西，平身歸班。嘉靖皇爺在龍位命傳宣官宣召吏部尚書黃景隆見駕。黃吏部聞宣，越眾出班，至駕前行了朝王之禮，口呼：「萬歲。」嘉靖皇爺口呼：「黃愛卿，夜間朕偶得一夢兆，卿家代朕詳解。」黃吏部口尊：「萬歲，未卜吾主夢中所見何事？請示下。」嘉靖帝曰：「朕在金鑾議論國政，忽然狂風陡起，從空落下一隻白額猛虎，項帶法繩，跪在殿前，向朕吼叫了三聲，將朕驚醒，原是一夢。不知主何吉凶？」

黃吏部聞夢，口呼：「我主所夢猛虎，項帶法繩，含淚吼叫。」

自古君似龍形，臣以虎形，依臣詳解，定是外境邊疆必有大臣被人謀害，有冤屈之事，夢警吾主。宜須察訪，必有應驗。」

嘉靖皇帝聞奏，點頭曰：「卿家所奏有理，朕准行。」朝袍一揮，群臣皆散回私第。不表。

且言禁卒王彪在店內住了一夜，次日早飯之時，一直走到吏部黃府門前，向守門之人拱手，口尊：「列位，辛苦！辛苦！」

在下是涿州來的，有一封書投遞黃老爺面前，望乞傳遞進去。」

門上的人聞言說：「你既來下書，在門房略等，我代你通稟。」

言罷，往裡面而去。來至書房，跪稟：「老爺，門外有一人，口稱涿州來的，有一封密書投遞。小人不敢專主。」黃吏部聞稟，吩咐：「喚他進來。」門公答應一聲，將王彪引進書房，朝上跪倒，口呼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給老爺叩頭。」黃吏部便問：「你奉何人所差？你喚何名？」王彪說：「小人名喚王彪，在涿州衙門充當鎖頭差事。這封書信是一遊學秀士，口稱與老爺係親，令小人送來的。」黃吏部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這遊學秀士，所言與我係親，令人納悶。」只見王彪從懷中取出書信，兩手高擎，向上呈遞。家人接過，黃吏部展開觀看，上寫：欽命直隸巡按毛登科，因私訪逆案，涿州知州劉子雲貪贓賣法，屈打成招，逆徒逍遙法外。卑職一時惱怒，闖堂理問，被責招監，意欲害卑職滅口。幸蒙聖主福庇，禁卒王彪泄機。赴京到吏部府投書轉奏，冤民幸甚。上呈。

黃吏部閱畢，暗想：「正應聖上夢虎帶索，原應在此。不可向王彪說出實情，他若口角不嚴，走漏風聲，劉知州聞知，懼罪脫逃，反為不美。」遂向王彪說：「那被害的秀士，乃我之至親。難為你前來送信，賞你白銀一百兩。暫且在我府候等寫書，差人同赴涿州。」王彪叩頭謝賞，退下。

黃吏部遂入朝啟奏。天子聞奏，龍心甚惱，傳旨：即命刑部大堂胡炳章帶領火掌赴涿州鎖拿知州劉子雲，交與毛登科按律治罪，不可徇私輕縱。

胡刑部領旨下殿，帶領火掌衙役，逕奔涿州而來。非止一日，那日來至涿州。胡欽差在州衙大堂前下馬，向門上的人說道：「速令知州劉子雲出來接旨。」衙役聞言，不敢怠慢，慌忙進內宅報與劉知州。這劉知州聞報，慌慌張張出了私宅，在聖旨前跪倒叩頭，口呼：「吾主萬歲，臣劉子雲接待來遲，在聖諭前請罪。」胡欽差展開聖旨，高聲誦道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欽命巡按毛登科奉旨私訪，誤入涿州，因民情不和，良善遭屈，被州官劉子雲陷害。我朕聞知，其情難恕，欽差刑部大堂胡炳章鎖拿賄官劉子雲，交與毛登科親審，嚴訊回奏。

讀詔畢，吩咐：「鎖訖。」火掌把知州劉子雲鎖了。劉知州心中後悔不及。胡刑部吩咐火掌，監中請出巡按。毛巡按出監，至公堂請了聖安，復又向胡欽差見禮，口呼：「欽差大人回京繳旨，代奏謝聖上浩蕩皇恩。」胡欽差遂告辭，回京繳旨，這話不表。

且言直隸一省大小文武官員聞知毛巡按在涿州被難，奉旨救出，不論遠近，都來拜謁。毛巡按就在州衙公堂上落座，一聲吩咐：「帶知州劉子雲問話。」只見劉知州上堂，躬身一揖，跪下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開恩，超生卑職。」毛公微然冷哂說：「受國恩而不與民作主，反屈打成招，圖銀三百兩。本院勸爾，反責本院四十下獄，欲害本院之命。」遂拔刑簽四根擲於堂前。

皂役走近前，將劉知州打了四十杖板，只打得死去活來，血流滿地。劉知州自知理短，伏地不語。毛公令人在監中將楊氏、王婆、樂戶劉清提到公堂，毛公說：「你三人之事，本院明晰已久。」

忽聞衙外有喊冤之聲，遂令衙役將喊冤人帶上堂來問話。

不移時，帶至堂前，毛公見是一年老婦人、一個二十餘歲之男子跪在堂前，雙手呈上狀紙。毛公展開一看，上寫：具狀孀婦高氏，年六十四，住良鄉縣姚家莊，告長子姚庚為逆倫殺母，絕義害弟。懇恩拘懲，以儆刁惡事：竊氏生了二人，長子姚庚，次子姚義，異居各炊。不料姚庚逆惡不倫，其妻劉氏悍惡助虐。姚義出外貿易，姚庚途中劫殺。姚庚、劉氏合謀誘賣弟婦，以銀賄知州屈打成招，招監下獄。氏聞此信，來州告姚庚之逆。姚庚趕至中途，膽敢持刀殺母，現將五指削去為證。現同次子姚義來轅，叩乞院憲大人恩准，以救母子蟻命，實為德便。上叩。

毛公閱完狀詞，咬牙怒目：「好一個忤逆凶徒，竟敢如此敗化傷風，提刀殺母！」心中憤恨。只見楊氏走至老安人面前跪倒，婆媳抱頭痛哭不止。毛公遂吩咐：「高氏、楊氏同一干人證，俱各在班房聽審。將犯官劉子雲寄獄。」遂標了火票，差派四名捕快去捉姚庚、劉氏來案，不准徇私賣放。四名捕快答應，一個個退下堂來，一直徑撲良鄉姚家莊來。

姚庚正然在家，忽見四名公差闖進房來，說道：「我們奉按院大人簽票，拘你姚庚、劉氏當堂質對賣楊氏之事。」不容分說，將他夫妻鎖了，拉著往外就走，逕奔州衙。

次日早堂，四個公差從外喊道：「殺母絕倫的兇犯告進。」

只聽兩邊站堂衙役喊威。姚庚、劉氏到此害怕，後悔莫及。毛公一見，怒喝道：「你夫妻所作逆倫之事，本院已訪明，快快實招，免動大刑！」姚庚見官動怒，又見母親、姚義夫婦已在此，心知三曹對案，難於強辯，只得將從前以往所作之事盡都招認。毛公遂提筆定罪：「姚庚逆倫殺母，劉氏陰謀助虐，俱問凌遲處死之罪；州官受賄貪贓，苦打按院，問成立斬；姚義無辜被害，兩股家產歸一掌管，回家孝養老母。」母子三個叩頭謝恩，出衙回家。

毛公立刻提三犯，將姚庚夫婦、狠官劉子雲皆綁赴法場。

處決已畢，遂拜本奉明聖上。

姚義母子回家，給劉清三百五十兩銀為酬謝。問了家人，方知兩個公子逃出在外。差派多人各處尋訪無蹤。日後大公子金鐘在山西王員外家讀書，十八歲連登科甲，為河南知府。二公子玉磬，弟兄二人據金鐲為證，兄弟相認，同回良鄉拜祖歸宗，闔家團圓，永享富貴。在家堂內供奉毛公祿位牌，闔家燒香，以報恩官德政。後世人看到其間，作俚言八句：

姚庚萬惡太無端，劉氏陰謀更不賢。

刁夫悍婦遭凶報，凌遲碎副喪黃泉。

姚義幸逢清官斷，一家歡會喜團圓。